

2018年【秋季卷】总第三十五辑

大型/新诗/丛刊

星河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橡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河



橡树

关/型/新/诗/丛/刊

2018年【秋季卷】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橡树:星河 2018 年秋季卷/骆寒超,黄纪云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星河)

ISBN 978-7-02-014707-6

I. ①橡… II. ①骆…②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诗学—中国—文集 IV. ①I227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0060 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周方舟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5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插页 1

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707-6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画《瞬间与永恒》 孙永 作



国画《暮韵图》 孙永 作

主 编

骆寒超 黄纪云

执行主编

骆 苡

星光灿烂

主持人 袁丹丹

星河组曲

主持人 怀 尘

星月交辉

主持人 周小波

理论与批评

主持人 安 操

责任校对: 菡 菖

封面题签: 黄纪云

封面摄影: 陈鲜忠

美术编辑: 戴小粟

篆 刻: 姚伟荣

内文插图: 麦浪 等

责任印制: 洛 依

印制助理: 李春芝

橡树

XIANGSHU

【秋季卷】

QIUJIJUAN

001

XINGHE

星光灿烂

- 1 橡树(外六首) 黄纪云
- 4 鱼类的心跳(外五首) 任 峻
- 6 青衣(外七首) 宋清芳
- 8 桑树(外四首) 若荷影子
- 9 在宁溪(外五首) 张道通
- 11 爱,像回忆死亡(外三首) 手 格
- 13 红水桶(外六首) 非 聆
- 15 雪国遗梦之松嫩平原的备忘词(外四首) 黎 阳
- 17 在遥远的黑暗中(外四首) 莫笑愚
- 19 诗经并没有在南山苍老(外二首) 沈彩初
- 20 这个下午(外四首) 藏 马
- 22 我怎会知道(外四首) 楼森华
- 23 投影(外六首) 刘孟婧
- 25 短波收音机(外五首) 林文水
- 27 大禹陵今年少了锄草人(外四首) 熊国太
- 29 独醉(外三首) 吕 焯
- 30 闹钟传(外三首) 江 晨
- 31 一场暴雨正在进行(外三首) 戈 丹
- 32 独坐西湖(外三首) 怀 尘
- 34 岸边呼唤我的母亲(外五首) 罗佛宝
- 36 影子,和秋的离去(外三首) 素 儿
- 37 小暑登寒岩(外六首) 陈统魁
- 38 回程票(外六首) 陆 岸
- 40 不期相遇(外五首) 倪宇春
- 42 腊八(外四首) 雪 鹰

43	老先生与鱼(外二首)	洪铁城
44	仲夏之夜(外三首)	王少珺
46	绚烂(外三首)	沙 漠
47	风,吹开了半扇门(外四首)	张占平
48	承诺(外二首)	石 浩
49	古巷(外三首)	大 可
51	小满(外三首)	九 皋
52	星陨(外三首)	肖华来
53	像嘴唇样肿胀的公共汽车(外四首)	李 荼
54	失效的公章(外四首)	方其军
56	如同岩浆(外二首)	李昌鹏
57	养黑鱼的男人(外四首)	陆孝峰
58	请在春天里吻我(外四首)	白丢丢
60	日出(外三首)	刘洪泉

061

XINGHE

星河组曲

61	往事并不如烟(组诗)	张德强
63	多汁的荒原(组诗)	刘 涛
65	低处的吟唱(组诗)	老 井
67	墙上的鱼(组诗)	史洁龄
69	痛一座城就是痛自己(组诗)	林夕杰
70	秋色之空(组诗)	骆 蔓
72	救赎之诗(组诗)	金指尖
74	种满蓝天(组诗)	李永才
76	随想与片断(组诗)	李彬勇
78	在旅途(组诗)	谷 频
80	我还是那个少女(组诗)	简 枫
83	太平乡纪事(组诗)	老 屋
85	春天的某个午后(组诗)	青花雨

橡树

XIANGSHU

【秋季卷】

QIUJIJUAN

87	青海诗篇(组诗)	张敏华
89	在人间(组诗)	芷妍
91	风吹人间(组诗)	如风
93	让夏天成熟起来(组诗)	圣歆
95	碎语或片段(组诗)	毅剑
97	故园(组诗)	裴祯祥

099

XINGHE

星月交辉

99	孙思近作
102	李郁葱近作
105	金铃子近作
109	霜扣儿近作
113	东涯近作
116	王学芯近作
120	陈鱼观近作
124	蓝格子近作
128	古剑近作
131	王夫刚近作
135	朱丽勇近作

138

XINGHE

散文诗

138	在舟曲,干净是高原的神谕(组章)	鲁侠客
141	五线谱(组章)	李利忠
144	与季节一同生长(组章)	梅玉荣
147	遇见舟曲(组章)	郑立
150	黄昏雨(组章)	陈蕊英
152	冬季(组章)	墨凝

橡树

XIANGSHU

【秋季卷】

QIUJIJUAN

154 若依,相惜(组章) 红尘一笑

155

XINGHE

新抒情专辑

155 中国当代“新抒情”诗选
——富春江主题诗歌专辑

163

XINGHE

新作品鉴

163 春天远去
——读黄晓华诗 张 烨

168

XINGHE

理论批评

168 论百年新诗真实世界定位的三大传统(二) 骆寒超
181 她,超常态走向诗坛
——灰娃素描 白 耶
187 蓝色反应与另一种汉诗
——有关新诗与外国诗歌译介几点思考 沈 奇
192 先锋的再出发
——论巴客的诗 伍明春
199 《诗美学》漫说 安 操
206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艾青诗选前记 ... 白 耶 骆 蔓

橡树

XIANGSHU

【秋季卷】

QIUJIJUAN

橡 树 (外六首)

●黄纪云

认识这么久了,很少听见它说什么。
譬如,在中国常听见的
“萧萧”“沙沙”之类,
它从没。我不知道
风是怎么从它身上带走情感的。
也不知道,它
与春夏秋冬有什么“盟约”。

它长在院子西头,像一把巨大的伞。
有无数枝丫。然而,
从树干到那么多大小不等的
枝条,却没一根是直的。
那模样,真可谓“虎踞龙盘”。
美国人把它当“财产”
卖给我,而我总认为我和我的家人
都是它的臣民与负债。

当然,它的臣民
还有松鼠、鸱鸃、昆虫和乌鸦。早晨,
站在石阶上,呼吸着它的呼吸。
阳光穿过枝叶落在脸上,
如聆听长者教诲。这时,
往往有成双成对的尾巴比身子还长的
松鼠,在树枝上玩耍。

这些小家伙,
即便你走到它的跟前,也不怕。只是
尾巴蓬松的毛会警觉地竖起,
眼睛大而圆,睨视你。
然而,只要听到乌鸦叫,立即跑掉,
消失于母亲的怀抱。
好在这饱经风雨的母亲,虽皮肤粗糙

却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就这样,它总是静静掉着叶子、花
与果。园工每周都能
从它周围吹扫成堆的绿色垃圾。
我感叹它的生命力。
可有一天,当园工告诉我,
有一枝杈长得这么快,将触到瓦背,
必须锯掉。真不知咋办?

2014年3月10日

顺时进行曲

中医模式。晚年
顺时。
半个月亮……就半个,让它拳头似的
晃动。
反正你不想看我,我也不想。
你跳你的舞,我走我的路。
以“秀”观秀,当高楼立地成“刀”时,
被灯光涂抹的钱塘江
也无非如一段蚯蚓似的愁肠绕着“长寿梦”
骂娘。

江风
忙得像二哥——丈母娘死了,
挤不出时间去送葬。
却被那些“追金沥粉彩画寿星‘博郎鼓儿’”似的
脚领着满大街跑。
不过,别忘了风向是中药,说不清道不明。
上医、
中医、

下医，
兄弟们，划啊，前面就是撑不死的“花柳繁华地”

2017年6月3日

向秋天

向秋天
看
齐，

妆成果实。

一尾鱼
因另一尾成为鱼群。

唧唧
复唧唧。

可是
谁说我不是单边主义者？

除非

登革热遇上那西湖里的“宋”
(知否。知否。应是“唐”肥“宋”瘦)。

鱼。
(与这肥瘦有何相干？)
价格随湖水起伏。沉默是沉默的钓钩。

2017年9月

瞬间之歌

瞬间是一只盲目的手。抓住它。但不形成
偷情的格局——肉体，与石头一样不具体。

夹角终于现形。从瞄准镜与枪眼间，穿过。
哦波浪似的手，摸一摸裤裆里还装着什么？

风，隐去姓名。而它的同伙，却潜入天网。
不为寻找天地良心，只为在你的窗口抑或

伤口，与你同乐。“把身心锯开！”不但
符合“快乐出诗人”。同时也满足“生物

免疫疗法”。高烧能烧死命运。却烧不死
“北溟有鱼”的风流。可怕的不是“菜鸟”！

“九年春”，岁在“壬三月癸酉”，大雨
敲窗。书房如蔬菜大棚，新鲜、古老。夜，

长不过舌头。短不过“金莲”。重得让人
平静。“联播快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2016年5月2日

江畔吟

离开风，江水的表述是含混的——
含混成年代久远的人声，
返回。

洞穴早已在风中解体。
那么，你的黑暗是脑子的黑暗。
尽管你的眼睛如江上的渔火，
在无法穿透
的夜幕下，直盯着自己。

沿着草虫乱鸣的路
垂直向上——天上的窗子关着。
江树似的
高楼，灯火辉煌。再看我一眼，大地，
我渴了。
我的骆驼正跪在城外的井边。
尽管我知道，我们之间并没有盟誓的井。
也不存在肩头扛着水瓶的女人。

进入蜂窝式摇晃。不紧张。
“总开关”始终抓在真理的手里。
空气流动
也不成问题，只要汇率稳定。
不过，别忘了，
我是行尸走肉，并不需要清凉的空气。
我正向着

我的心——一块墓地似的乌云
飞行。江啊，

吞噬语言的语言之母。

你心比天高。而此刻，在我脚下静静流着。

无情地流吧，

只要不是血和泪……时间

从来证明不了什么。

至于“天之四时，王之四政”，

如果把时间流光了，

不也就同你一样，成了脱皮的蛇？

2015年10月7日

这一片海

那时候，觉得它很大，现在看，很小。
因此，装在心里，就好像自己的孩子，
尽管我喝它的奶长大。有时也被它的
爪子抓得遍体鳞伤。最可怕，有一次，
从它肩头滑落，一落千丈。是饥饿救
了我，因为饿而不停咽水，结果，如
瓜瓢浮起海面。一位老艄公将我拎上
船，用反扣的锅，顶住我如十月怀胎
的肚皮，然后，拼命压我的背，让我
不停地吐。三天三夜，活过来了。又
回到了它的怀抱。它照样伸出软软的
舌头舔我的脑袋、腰、屁股。乖乖地，
我交出缰绳。不过，我的确不是什么
好马，几十年，并未实现驮着它消失
在地平线的诺言。天，依然这么高远。
我依然这么忙碌劳累。至于它怎么样，
我不想知道。今年春天，有幸造访了
著名的加州17哩海湾。站在岸边，被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倒真想仔细听听，

这太平洋到底在说些什么？可怎么听，
我听到的还是它的声音（那么清晰）。
而除了哭泣，它又似乎没说任何别的。

2014年9月29日

父亲

——纪念父亲去世二十五周年

父亲的气管被切开了，装上了套管。
坐在病床上发呆——不说话，不要紧。
不能向主耶稣祷告，不能高声赞美，
让他心急如焚。每日晨间，抱头流泪。

不上班，不干活，不要紧——最小的
女儿也已出嫁，并有了身孕（父亲
结过两次婚，大姐比小妹大三十来岁）。
可是，还能傲立船头观潮踪水迹吗？

而大海正等着他为新造的船下水起
号子呢。后悔没将起号子的方法全部
传给大儿子。套管，必须每天消毒。
拒绝家人代劳。吃了早饭，第一件事

就是拉起风箱生火烧水。然后，解开
颈子上的绳子，小心翼翼取出套管，
放入沸水。终于有一天，将消毒后的
管子插回去时，怎么也插不进去了。

他不知道生命的通道被堵上。肯定
接到天国通知了，母亲说，否则昨天
为什么突然想到去剃头？刮得精光。
我赶回家时，他已躺在殓床上像睡着。

2014年重阳节

鱼类的心跳(外五首)

●任峻

是鱼类用心跳,诠释大海深处单纯的梦境
皎月升起。夕生为汐——
正面的海与侧面的海
都是史诗
而满载故事的船只,正徐徐驶入无岸之海

蓝鲸走廊上,海的语言,被风翻译成浪花
红珊瑚在召唤。朝而生潮——
蝠鲼逆水飞翔
退潮时,暗礁渐渐长出水面
禁地消失了

告诉你吧,我就是一条鱼,海是一种隐喻
飓风的暴力美学
只能掀起大海的一角
鱼生而为鱼——
今夜,许多鱼站在海边,遥望另一个无岸之海

夜潮

涨潮了,海边的寓言
溢出龙王庙,在小湾岬弥漫开来
看潮的人隐在礁石背后
渔鼓声声。鸥影在内心的天空上伸缩
腥甜的浪花
拍打着东海岸。月亮惨白
三脚猫叼着闪亮的鱼
在矮屋上疾走
我要写下这个夜晚的故事
让夸张的小湾岬变得更加夸张

野虫在朗诵圣诗。潮在涨

性感的寡妇扭着阔臀
走向故事的入口
浪花一朵一朵地开着
海鸥一声一声地叫着
谁关心潮水的去向,谁就是这个夜晚的主人

诗猎第3号:捕风歌

在溪畔,诗人用语言之网捕风
用灵鱼目光,缝补腥味的落日余晖
诗人将溪流引为知己
允许诗歌之鸟,制造带血的病句

鱼族飞翔,群鸟歌唱
透明的溪水在诗人朴素的激情里流淌着
隐匿在老祠堂的诗祖
从黄昏一路颠沛到子孙辉煌的故事里

在溪畔,诗人被陌生的风引诱
彼时许下的愿,此时兑现了
手稿里飞奔的野鱼侵入溪的梦境
去拯救那些与风有关的词骸吧

土生万物兮,地发千祥
记下流水的声音
一任如火如荼的野草在内心的溪流里疯长
看哪!簇新的梦正穿越线装书

在溪畔,我要将诗人的隐词
从书的监狱里释放出来

风兮·风兮

起风了,禽类的谚语
在季节深处闪耀
红薯藤在爬动,无名花在盛放
小径尽头是另一条小径
它一头通往极地,一头连着故乡的流言蜚语

风兮在笑。蛇昂着脑袋歌唱
喂,你能领我进山吗
鞭笞与蛇比赛!山风习习
慢板、快板、无穷动
小插曲移位了……

风兮生下一个妖精
岸上草木葳蕤。狐狸吃着红山榉
雨过天晴,丛林里百鸟朝凤
山泉一道一道喷泻着
鞭笞在竹园里肆意爬动

风兮说:你必须去蛮荒之地
寻找极地秘密!寻找光明貔貅……

涛声简史:梁家墩

海宁的潮水,一直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起伏的历史
潜龙抬头,涛声蓬勃

复活的水图腾,在梁家墩喧嚣着
青草在轻轻拔节

无名塔在长高
油菜花一瞬间开入春梦,开到天外

有人疯了!有人癫了

季节之外,女巫在海边虚构蓝色浪花

船埠头故事累累
浩荡鱼族,托起水中太阳

野蜂飞舞着。梁家墩的夜
带着理性的寒意,也带着朴素的热情

农家院子里
龙族后裔,正在修理大海的翅膀

无题,或空白禁书

谁隐匿在杂草丛生的禁区里
白日诵经,黑夜荒淫
谁在玄色禁书里,豢养蝮蛇,浇灌贪婪之花

如来之外,唯瞎子知道秘密——
趁芍药盛开,发光的蝮蛇悄悄游出禁书
游到瞎子面前

蛇立起上半身——
曾经,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却以放生
之名
将我囚在禁书里,囚在虚空里

门外草色清凉,木鱼声声
复眼里的老瞎子,猛丁睁开一只眼睛——
复仇的日子到了吗

末日到了吗——
禁地最深处,扭动着成千上万条霞光
红尘器器,野草萋萋

老瞎子坐在禁书上,骤然睁开另一只眼睛
大火熊熊
成群蝮蛇在舞蹈——

青衣(外七首)

●宋清芳

不许大笑,不许痛哭
不许露出春天,也不许
用长袖拂去红尘上的契约

一步三摇,只是路太长
莲花指藏于腹间,稍一指点
日子就掉了颜色

人间整整齐齐地
容不得有半点造次
一个趑趄,扶你的手
就停在半空中,不进
也不退

苹果与虫子

这柔软,是留给你唯一的佐证
无须刀锋,你只要用锯齿般的深情
逼退春风

我倒立,悬挂在时间右面
无法缝合的,还是秋天过后
你螺旋般地深入,螺旋般地逃离

于是,除了春风把我幻想成沙滩
沙滩把我虚拟成海螺
我究竟还能吹响哪一个漏洞
让你偶尔记忆,偶尔失忆

梗上草

春天不摇摆,秋天不苍白

干了,枯了
还是内心的颜色
还想象人间温暖,让自己更低地
潜入泥土

左面新坟上纸花炫目,墓碑紫黑色
右面庄稼被刀锋救起,又被刀锋攻陷
唯有一棵草
把自己恰当地,融入每一次晨光熹微
出现,抑或消失

假想的空间

先是火,然后是暗流
在河底摸鱼的手指,像极了刺猬拱起的
腰身
拥抱更真实,也更紧迫了
然后四窜逃离的,除了水声
还有灰烬,花朵
还有一个人在十字路口
褪下的皮囊

万物无邪,夜晚被木鱼惊醒
失语的时光就像栅栏
里面是风,外面也是风
而那些悬挂在旗帜上的词语
那些春天深色系的节奏
都已经失去最后的秩序
人们枯灯安坐,洗了洗黑白照
重新发现时间的通道下面,空无一人

下午茶

依然是一个人，三个杯子
紫砂，汝窑，玻璃杯一字排开
普洱，毛尖，猴魁顺序放置

这是我喜欢的方式
让一个下午，浸在不同的温度里
不同的香气，让你忽略不同的情绪

你尽情地慵懒，尽情地失忆
光线把窗棂的背影拖得越来越倾斜
没有一件往事被你想起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
值得庆幸的时光，没有任何人打扰
你恰当地避开了快乐
也避开了忧伤

等火车的人

她有足够的耐心
先让时间慢下来，让原野没有山峰
春天一直遇见春天
让那些经过的人，都有内心的花朵
保持着最初的颜色

这样，就不会在时间上追赶自己
小径幽深，两边的植物都是平行线
夕阳下的苦行僧放轻了自己
他们是安宁的修行者，沉默宽容
有大于人世的慈悲

那列开往目的地的列车
迟早会来，这过程
就是一盏灯慢慢和空气融合
灯芯里有叫缘分的舍利，等着和你相遇

你在哪里，心在哪里
空着，满着的时间在哪里
放开合拢的喜悦和忧愁，就在哪里

云上的日子

小夜，星光，黎明，春天
这些排比出来的美
这些让人一想起就湿润的事物
我把它命名为深情

徘徊的蜜蜂，在聆听花开的声音
飞鸟盘旋在朔风之上
秒针倏忽间停了下来
你把自己的名字
轻轻缝在蓝天的领口

你让飞翔也有春天的颜色
阳光，或者月光
都是一道奇异的闪电
你无论打开了自己，还是缝合自己
都那么柔软，那么慈悲

听雨

遥远的马蹄驮着花香，也驮着露水
这不紧不慢的鼓点
足以让一个追求安静的人，陷入孤独

百叶窗无需关闭，透过缝隙
砖瓦，楼宇，包括那些绿化带
都被鼓声催赶着，冒认了自己的王城

放下，或者救起一个女人的中年
都不过是潮湿的话题
你只要独坐窗前，让一把古琴慢慢弹响
曲调偶尔惊喜，偶尔忧伤

桑 树 (外四首)

●若荷影子

皮肤皱成凹凸的斑
皱成苍老的疙瘩,轻轻抚摸
粗糙得会扎疼手指
她倔强的骨头,粗壮有力的臂膀
托起茂密的绿荫,全身散发天堂的气味
像拥有魔法的女巫
隐藏前世来生的故事

每次梦见穿行在桑林中母亲的背影
我差点能抓住她的衣袂
狂奔,追逐,呼喊
每次只不过是一抹溜走的风

我知道,女巫用魔法已将母亲化作桑树
故土上的每一棵桑树都是母亲
铺天盖地的桑树
铺天盖地的母亲

桑 椹

把她含在嘴里
吞咽她的酸,她的甜
含着她前世今生的记忆
又把她抹满整个嘴唇
紫色的,像一枚芬芳的花朵
偷吻少女
还把她十指蔻丹
让她像鬼魅妩媚的狐女
在时光的指缝里勾引春色

穿行于浓密的桑林里
深邃,幽静

我像一个秘密潜入的偷盗者
一路采撷,试图将她全部的爱
都做一遍

油菜花情

亲爱的,别人都喜欢披红戴绿
你却只喜欢金黄
你让所有人都误以为
铺天盖地都是金灿灿的阳光
误以为,太阳悬于高空过于寂寞
便从云端跳下来扑向一望无际的田野
瞬间燃遍了整个大地

融化了冰冷的初春,温暖了炎凉的人间

亲爱的,你身披金黄沉浸在金黄的世界里
到底追寻什么
只要你愿意那些蝴蝶、蜜蜂
那些绿荫、青草,那些春雨丝
以及,四面八方奔跑而来的风儿
他们都是痴爱你的情人

百年后

我抚摸过的树木依然绿荫
我亲吻过花朵已然轮回一百次
我踩踏过的杂草,还是杂草

我不知已然飘往何方
不知是以什么身份什么物件什么形状存在
或许什么类别也不是
只剩下百年以来的一点残留的情感以及念想